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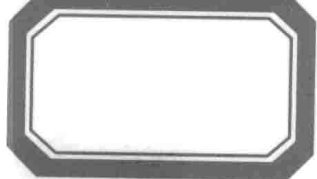
很久以前

人，生而多卑贱，
大环境下的
小环境，诸美好，
诸无常，诸丑陋，
在哈哈镜中
竟似真实。

韩少功 著



武汉大学出版社



很久以前

人，生而多卑贱，
大环境下的小环境，诸美好，诸无常，诸丑陋，
在哈哈镜中竟似真实。

韩少功 著



WUHAN UNIVERSITY PRESS
武汉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很久以前/韩少功著. —武汉:武汉大学出版社,2014. 8

(记忆之歌)

ISBN 978-7-307-13340-2

I. 很… II. 韩… III. 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092293号



责任编辑:张璇 责任校对:鄢春梅 版式设计:马佳

出版发行:武汉大学出版社 (430072 武昌 珞珈山)

(电子邮件:cbs22@whu.edu.cn 网址:www.wdp.com.cn)

印刷:湖北知音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880×1230 1/32 印张:10.625 字数:240千字

版次:2014年7月第1版 2014年7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307-13340-2 定价:28.00元

版权所有,不得翻印;凡购买我社的图书,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等质量问题,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。



韩少功

笔名少功、艸公等。湖南长沙人。1974年开始发表作品。1985年作为倡导“寻根文学”的主将，发表《文学的根》，提出“寻根”口号，并以自己的创作实践了这一主张。1996年出版的长篇小说《马桥词典》引起各方争论，2000年被《亚洲周刊》评为“中国二十世纪小说百部经典”之一，排名第22位。新世纪创作的长篇小说《暗示》、《山南水北》、《日夜书》等均产生了不小反响。

曾获境内外奖项多次。主要有：1980年、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；2002年法国文化部颁发的“法兰西文艺骑士奖章”；2007年第五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之“杰出作家奖”；第四届鲁迅文学奖；美国第二届纽曼华语文学奖等。作品曾以十多种外国文字在境外出版。另有译作《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》（昆德拉著）、《惶然录》（佩索阿著）等出版。

曾任第一届、第二届海南省政协常委（兼），第三届省人大代表（兼）。曾任第三届海南省文联主席，省文联作协党组成员、书记。2011年申请卸任这些职务获准。现兼职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、全委会委员，海南省文联名誉主席。

策 划 / 张福臣
责任编辑 / 张 璇
责任校对 / 鄢春梅
版式设计 / 马 佳
封面设计 / 任玉洁

编 委 会

主 任 张福臣

编 委 (以姓氏笔画为序)

邓 贤 叶 辛 白 描 刘小萌

刘晓航 陆天明 张承志 张福臣

肖复兴 岳建一 胡发云 姜汉芸

晓 剑 郭小东 高红十 董宏猷

谢春池

总 序

叶 辛

40 多年前，中国的大地上发生了一场波澜壮阔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。“波澜壮阔”四个字，不是我特意选用的形容词，而是当年的习惯说法，广播里这么说，报纸的通栏大标题里这么写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，当年还是毛泽东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，是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百年大计，千年大计，万年大计。

这一说法，也不是我今天的特意强调，而是天天在我们耳边一再重复宣传的话，以至于老知青们今天聚在一起，讲起当年的话语，忆起当年的情形，唱起当年的歌，仍然会气氛热烈，情绪激烈，有说不完的话。

说“波澜壮阔”，还因为就是在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，很有必要”的指示和召唤之下，1600 多万大中城市毕业的知识青年，上山下乡，奔赴农村，奔赴边疆，奔赴草原、渔村、山乡、海岛，在大山深处，在戈壁荒原，在兵团、北大荒和西双版纳，开始了这一代人艰辛、平凡而又非凡的人生。

讲完这一段话，我还要作一番解释。首先，我们习惯上讲，中国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，有 1700 万，我为什么用了 1600 万这个数字。其实，1700 万这个数字，是国务院知青办的权威统计，应该没有错。但是这个统计，是从 1955 年有知青下乡这件事开始算起的。研究中国知青史的中外专家都知道，从 1955 年到 1966 年“文革”初始，十

多年的时间里，全国有100多万知青下乡，全国人民所熟知的一些知青先行者，都在这个阶段涌现出来，宣传开去。而发展到“文革”期间，特别是1968年12月21日夜間，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发表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，掀起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。那个年头，毛主席的话，一句顶一万句；毛主席的指示，理解的要执行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，且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，要“不过夜”。于是乎全国城乡迅速地行动起来，在随后的10年时间里，有1600万知青上山下乡。而在此之前，知识青年下乡去，习惯的说法是下乡上山。我最初到贵州山乡插队落户时，发给我们每个知青点集体户的那本小小的刊物，刊名也是《下乡上山》。在大规模的知青下乡形成波澜壮阔之势时，才逐渐规范成“上山下乡”的统一说法。

我还要说明的是，1700万知青上山下乡的数字，是国务院知青办根据大中城市上山下乡的实际数字统计的，比较准确。但是这个数字仍然是有争议的。

为什么呢？

因为国务院知青办统计的是大中城市上山下乡知青的数字，没有统计千百万回乡知青的数字。回乡知青，也被叫作本乡本土的知青，他们在县城中学读书，或者在县城下面的区、城镇、公社的中学读书，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，他们读到初中毕业，照样可以考高中；他们读到高中毕业，照样可以报考全国各地所有的大学，就像今天的情形一样，不会因为他们毕业于区级中学、县级中学不允许他们报考北大、清华、复旦、交大、武大、南大。只要成绩好，名牌大学照样录取他们。但是在上山下乡“一片红”的大形势之下，大中城市的毕业生都要汇入上山下乡的洪流，本乡本土的毕业生理所当然地也要回到自己的乡村里去。他们的回归对政府和国家来说，比较简单，就是回到自己出生的村寨上去，回到父母身边去，那里本来就是他们的家。学校和政府不需要为他们支付安置费，也不需要为他们安排交

通，只要对他们说，大学停办了，你们毕业以后回到乡村，也像你们的父母一样参加农业劳动，自食其力。千千万万本乡本土的知青就这样回到了他们生于斯、长于斯的乡村里。他们的名字叫“回乡知青”，也是名副其实的知青。

而大中城市的上山下乡知青，和他们就不一样了。他们要离开从小生活的城市，迁出城市户口，注销粮油关系，而学校、政府、国家还要负责把他们送到农村这一“广阔天地”中去。离开城市去往乡村，要坐火车，要坐长途公共汽车，要坐轮船，像北京、上海、天津、广州、武汉、长沙的知青，有的往北去到“反修前哨”的黑龙江、内蒙古、新疆，有的往南到海南、西双版纳，路途相当遥远，所有知青的交通费用，都由国家和政府负担。而每一个插队到村庄、寨子里去的知青，还要为他们拨付安置费，下乡第一年的粮食和生活补贴。所有这一切必须要核对准确，做出计划和安排，国务院知青办统计离开大中城市上山下乡知青的人数，还是有其依据的。

其实我郑重其事写下的这一切，每一个回乡知青当年都是十分明白的。在我插队落户的公社里，我就经常遇到县中、区中毕业的回乡知青，他们和远方来的贵阳知青、上海知青的关系也都很好。

但是现在他们有想法了，他们说：我们也是知青呀！回乡知青怎么就不能算知青呢？不少人觉得他们的想法有道理。于是乎，关于中国知青总人数的说法，又有了新的版本，有的说是2000万，有的说是2400万，也有说3000万的。

看看，对于我们这些过来人来说，一个十分简单的统计数字，就要结合当年的时代背景、具体政策，费好多笔墨才能讲明白。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，还有多多少少类似的情形啊，诸如兵团知青、国营农场知青、插队知青、病退、顶替、老三届、工农兵大学生，等等等等，对于这些显而易见的字眼，今天的年轻一代，已经看不甚明白了。我就经常会碰到今天的中学生向我提出的种种问题：凭啥你们

上山下乡一代人要称“老三届”？比你们早读书的人还多着呢，他们不是比你们更老吗？喂，你们怎么那样笨，让你们下乡，你们完全可以不去啊，还非要争着去，那是你们活该……

有的问题我还能解答，有的问题我除了苦笑，一时间都无从答起。

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武汉大学出版社推出反映知青生活的“黄土地之歌”、“红土地之歌”和“黑土地之歌”系列作品这一大型项目，实在是一件大好事。既利于经历过那一时代的知青们回顾以往，理清脉络；又利于今天的年轻一代，懂得和理解他们的上一代人经历了一段什么样的岁月；还给历史留下了一份真切的记忆。

对于知青来说，无论你当年下放在哪个地方，无论你在乡间待过多长时间，无论你如今是取得了很大业绩还是默默无闻；从那一时期起，我们就有了一个共同的称呼：知青。这是时代给我们留下的抹不去的印记。

历史的巨轮带着我们来到了2012年，转眼间，距离那段已逝的岁月已40多年了。40多年啊，遗憾也好，感慨也罢，青春无悔也好，不堪回首也罢，我们已经无能为力了。

我们所拥有的只是我们人生的过程，40多年里的某年、某月、某一天，或将永久地铭记在我们的心中。

风雨如磐见真情，

岁月蹉跎志犹存。

正如出版者所言：1700万知青平凡而又非凡的人生，虽谈不上“感天动地”，但也是共和国同时代人的成长史。事是史之体，人是史之魂。1700万知青的成长史也是新中国历史的一部分，不可遗忘，不可断裂，亟求正确定位，给生者或者死者以安慰，给昨天、今天和明天一个交待。

是为序。

目 录

西望茅草地	1
飞过蓝天	37
归去来	58
风吹唢呐声	75
空城	103
雷祸	114
诱惑	125
月兰	136
史遗三录	152
老梦	158
远方的树	170
很久以前	203
余烬	258
山上的声音	273
兄弟	285

西望茅草地

茅草地，蓝色的茅草地在哪里？在那朵紫红色的云彩之下？在地平线的那一边？在层层岁月尘土之中？多少往事都被时光的流水冲洗，它却一直在我记忆深处，像我的家乡、我的母校、我的摇篮——广阔的茅草地。

中学毕业那年，正碰上国家动员青年支农和支边——建设祖国的庄严号召，争当英雄的豪迈理想，怎不使一个青年人热血沸腾？父母都以为我疯了，在几本苏联诗集里走火入魔了。照他们的意思，如果不能继续升学，考虑到家里的困难，那么我至少应该去就业赚钱，何况那个金属轧延厂已经同意我上班。我烦透了他们的唠叨。谈判，吵架，绝食，摔打家具……一切都过去了，行李还卡在父亲手里。心一横，我只身混上西去的列车，混在下乡的同学当中，只带了一支牙刷。

道路神圣而漫长。当列车穿过白天与黑夜，驶过重重青山，广阔的茅草地展现在我们面前。拔地而起的巨石，扑扑惊飞的野鸡，木桥下弯弯的河水，还有耳环闪亮的少数民族妇女，一切都令人兴奋不已。据领队的老杨说，这里汉、侗、瑶等多民族杂居，经过历史上多次大规模械斗和迁徙，人口日益减少，留下一片荒凉。可荒凉有什么要紧？一张白纸可以画最美的图画。眼下我们要在这里亲手创建共青团之城，要在这里“把世界倾倒过来，像倾倒一只酒杯”！

一个光着头的小老汉赶着马车来车站迎接我们，帮我们转运行李。见我们一时找不到茶水，他递来一只军用水壶，请我们喝米酒。

“请，请！”

他的一只手盖在另一只手的腕节上，据说那是表示恭敬的当地习俗。

“酒？谢谢。老大爷，有冰棍吗？有汽水吗？这里有什么水果吗？”

他显得有点为难。不知是谁，发现路边一个姑娘的背篓里有红薯和藕，大家一拥而去，把他和酒忘在一边了。

直到我们来到欢迎会场，领队的老杨请他上台讲话，我们才吃了一惊：他就是场长？就是那个早有耳闻的转业上校？

他累得全身是汗，不知什么时候脱了上衣，往台前走的时候，被老杨拉了一把，才找来一件白布衫遮去赤膊。他走路的时候，有老骑兵常见的罗圈腿步态。

“说什么呢？我是个大老粗，老丘八，肚子里没词。我要说的第一点，刚才老杨已经说了，就不说了。我要说的第二点，不说你们也知道，也不说了。”

这种开场白真是逗人笑。

扩音器发出尖锐的电流声，大概是被他的大嗓门震出了毛病。他觉得电流碍事，索性把扩音器抹到一边去，直接向我们喊话。这就说到他的第三点了：“……茅草地现在一无所有，丑绝了。但这有什么要紧？锄头底下出黄金，只要肯流汗，只要肯下力，将来这里就是聚宝盆，就是人间天堂！那个歌怎么唱来着？什么江南……江南……老杨，你机西分子呵，也晓不得？……”

后来才知道，他是指一首《江南处处好风光》的歌。他“晓不得”唱，更痛恨老杨同样“晓不得”唱——像本地很多农民，他把“知识分子”说成“机西分子”，把“不晓得”说成“晓不得”。

我们再次笑得前俯后仰。

“以后我们要有洋房子，有大马路，有电影院，有运动场，有工厂和大学，还有这个这个……”他两手摇了两下，做了个拉手风琴的动作，大概就是指手风琴了。“不实现这个目标，砍掉我的脑袋，就地正法！完了！”

全场爆发出山崩地裂般的掌声。

他笑着摆摆手：“现在不鼓掌没关系，兑现了再鼓掌。嗯？”

掌声更响了。

二

我后来才知道，茅草地一点也不诗意，而是没完没了的地雷阵。那些大大小小的顽石，盘根错节的树茆，就能把钹钉和锄口每天磨溶好几分，震得我们这些少男少女的手心血肉模糊。要命的是，这样的地雷阵一眼望不到头，还不把我们吓晕？

玉米，木薯，黄豆，甘蔗……我们的脑子里从此只有草本和木本，再加一点大粪和农药的气味。出工两头不见天，一个个都晒得像黑人。晚上回家还要剥麻，剥花生壳，修补簸箕和箩筐。这样还是忙不过来。刚锄完这里的草，那边的草又比苗还高了。累得两眼翻白喘大气了，豆苗还是稀稀拉拉。但我们还要播种，开荒，播种，开荒，朝无边无际的前方抛洒汗水。场长说过，全国大干快上，我们这里也要一年自给，三年大变，建成一个“共产主义的铁营盘”。

伙食慢慢变得糟糕。三菜一汤不过是接风宴，食堂里很快就只剩两个传统节目：一是黑糊糊的咸干菜，像是熬中草药，一揭锅盖就让人翻胃。二是干辣椒汤，一沾舌头就像电击，电得你舌头发麻全身冒汗，因此又有了“感冒发散剂”的外号。场长有时也带几个枪手去打野鹿和野猪，让大家好歹闻一闻肉香，或者是搅几桶巴豆水去河里毒鱼，只是吃鱼时把鱼内脏全部丢掉。但这样的美事一个月难有三两回，润滑枯肠只在片刻。知识青年们不能不怀念城里的汤面和肉包子，不能不在地头整日期盼开餐的钟声，甚至不能不偷盗——有个外号叫猴子的家伙，有一次在厨房里偷喝猪油，咕嘟咕嘟像喝开水，一碗灌下肚去，闹得自己脸色发青，肚子剧痛，往厕所里接连跑了十几趟。

好容易等到一个雨天，该休息一下了吧？该让大家睡个圆吞觉吧？可天刚蒙蒙亮，厨房那头刚有点劈柴的动静，地坪里就有惊天动地的脚步。

咚咚咚——每张门被敲得炸响，从东往西一路雷霆万钧。“起床，起床，人家三工区的已经挖了五亩地啦——”这是场长的声音。

队长似乎在讨价还价：“场长，这雨还在下……”

“雨不大，不大。你们把斗笠雨衣带好。”

“有三个人请病假了……”

“他们吃了饭没有？每餐吃得下半斤米的，都是假病。不能吃饭的就关起门来睡觉！”

“可能也是太累了呵……”

“只听过病死的，没听过有累死的。后生怕什么累？力气从来用不完。越用越有，越不用越没有。知道不？”

场长喊工以后，把一杆特大号的钯头往肩上一搭，自顾自朝地里走去，一双大套鞋在泥水里叭哒叭哒。

我们怎么也赶不上他。在那一刻，我全身散了架，肩膀找不到胳膊，屁股接不上膝盖，腰杆与背脊两不相干，意识中的手已经伸了出去，明明是去抓钯头把，结果却抓来空气或者雨水。

我的脑子里也七零八落。场长与酸菜交错，队长与厕所重叠，被子在下雨，钯头在唱歌，厨房挤压腰杆，母亲哽在喉头……我费了好大的劲，才把以上这些事物重新编织出顺序和条理，弄清楚我是在哪里，在什么时候，在干什么。我明白了，我正顶风冒雨走在一棵桑树下，雨帽的一角呼啦啦拍打着脸。

赵海光在我前面扑通一声滑倒了，半天没有起来。我去拉他时，发现他已成了软软的一堆。

“猴子，你怎么啦？”

“我要睡觉，要睡觉呵……”他迷迷糊糊。

“你疯啦？这里怎么睡？你不要命呵？”

他摇摇头，算是惊醒过来，看了看四周，对风雨和泥泞恨得咬牙切齿：“催命鬼！害人精！臭阎王！我操你八辈子——”

我赶紧说：“猴子，忍着点，起来吧。”

三

队长外号李瞎子，是本地农民，眼睛不太好，经常眯着眼像刚刚睡醒。他其实很有心计，补个簸箕，做张板凳，用胡琴拉一曲采茶调或西湖调，都是无师自通。但他从不当出头鸟，就算对领导不满也是阳奉阴违，即使耍奸取巧也不露痕迹，有时带着我们早早上地，却听任我们打鸟或者挖蛇洞，他装作没看见。

他的缺点是满脑子迷信，一看见坟就要绕着走，挖野坟时也决不动手，说是怕鬼来敲门，怕先人们生气。这样的人当然对科学不感兴趣，一听到我们说起分子式或者光合作用，就一个哈欠放出来，睡着了。

我们只好直接找场长建言。

“科学？”他倒显得很注意，在地头盘腿坐下来。

“种种种，土质情况也不明，肥料供应也不足，不是纯粹浪费劳力吗？这样还想赶上英国美国？”一个女知青放了头炮。

“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。广种薄收根本是错误的方针，是好大喜功的左倾盲动主义！”另一位男知青跟上来大扣帽子。

“你们慢点讲。”场长有点慌。

我们七嘴八舌，建议缩短战线，建议注重管护，建议因地制宜，建议广开门路多种经营，养羊啦，养兔啦，养蜂啦，还有自制蜂王浆的生财之道，马尔采夫耕作法，约克夏肥猪，五零一菌肥——我们只差没说到超音飞机和人造卫星了。

肯定是我们的渊博知识吓坏了他。他眼睛眯成缝，嗯嗯呵呵听了